

《聯合文學》

不夜城市手記

蔡詩萍 / 著



聯合文叢

032

● 蔡詩萍 著

不夜城市手記

聯合文叢 032

不夜城市手記

作 者／蔡詩萍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編 輯／曾蘭蕙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27666759・2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印刷廠／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02）26422629

出版日期／1990年6月1日 初版共二刷

2000年5月20日 二版二刷

定 價／180元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寫序

羅智成

友情使我寫這篇文章的立場變得有些尷尬。

由一個相當熟悉作者的人來暢談作品，甚至寫序，我總覺得，對讀者不夠公平。

因為他很難從一個純然的讀者觀點參與這個鑑賞的過程。我們老覺得他，作為作者的友人，持有一分令人嫌惡的特權。例如：他知道較多可以是不相干的底細，甚至使之相干；例如：他總有不由正軌（作品）去接近作者心靈的嫌疑。

或許，我應當隱去「作者友人」這一身分。

因為，這比排除我觀點中的「作者友人」因素來得容易。

但是，我並不打算故作客觀，也不打算趁機扮演一座私人府邸的導遊。

相反的，我將試著從我與作者的熟稔以及我與其作品間不經意的關係，呈現一些閱讀時不可避免的局限……

在寫序之前，我一直不夠真誠地面對友人的作品。雖然這一系列的作品，在我負責的《時代副刊》定期刊載了兩年。我的閱讀似乎只是我們交往行為中某種替代方式，藉以吸收他一些不易在太輕易的場合中表達的訊息。

一些我們共有的實際生活經驗，確實壓制了我的想像力，在閱讀這些手記時的操作。當作者提及一條街道、一家東區咖啡廳、某個店員、少女或事件時，我腦中那按圖索驥，把文字一一還原成歷史的傾向，使我喪失了以文學方式去了解他文字意圖的努力。甚至，當作品中的「我」字出現時，那個毫無選擇性的影像便不假思索地進入我的腦海裡——那個風流自賞、矜持作態的新生代知識分子——資本主義的大腦、西方馬克斯主義的心腸、自由主義的制約、小布爾喬亞的品味、波希米亞的行徑、眷村的調調，以及本土化的信仰。

甚至，對於他一些更具顛覆性言論的預期，還會叫我在讀這基本

上充滿理解與妥協語調的作品時，有一種其它讀者不會有的落空的感覺。

對作者以及其性格缺失的熟悉，也屢屢阻止我被作者的文字所說服。我不否認與他共同瀏覽這座城市的風情時，分享到相當多的感動、無奈與共鳴。但是，相對於別人從他的觀念文字進入他的生活與心情，我是從那良莠並存的生活實踐中進入他的觀念世界的。這些觀念和字裡行間的，多少有著不同。在兩者差距之間充滿了也許是美化、矯飾、自欺或自我期許。

的確，多餘的資訊管道，干擾了我對他作品的完整信賴，從而剝奪我純潔、虔誠甚至莊重地接納這些文字的意義的機會。

友情使我寫這篇文章的立場變得有些尷尬……

因為，那對作者而言似乎也不頂公平……

然而，我必須在這樣的情境下，真誠地，以那樣的身分，從這本書中，為讀者提供一些（我們設想）他們可能比較不容易從這本書中（或這本書以外的地方）把握到的線索，而那些，是作者相信我可以為他做到的……

於是，我把整個任務簡約成兩個問題的探索：這本書負載了那些較特殊的訊息？作為中介者的我如何評價這些訊息？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認為本書的風格，代表了晚近愈加明顯的散文、雜文合流的創作趨勢。由於我個人一直有相當強烈的這種傾向，所以，作者這部分的特質也特別容易吸引到我。

在早先的文學創作界，即興式的散文或小品，基本上是感性沉溺與空洞修辭的領地。作家們試著以不同的文字重述一些了無新意的生活體悟。一種基本上屬於通俗浪漫主義的筆調主導了此類文體的創作，似乎，也暗示對文學反智的本質的認知。於是，我們看見各式「風格作者」，擺出各式思考姿態，從事著不思考的演出。對他們而言，思考的姿態，或者處理語法的技巧，比起深刻的觀察或觀點的批判，更接近文學的正務……他們使得散文，甚至文學，成為纖細的形式主義者的服裝展示場，阻礙了文學創作者更全面的自我期許。

同時，雜文作家，那些大體上必須言之有物的另一群創作者，以一種過度自信、簡單的理性口吻，塑造了這個時代與社會粗糙的思考

範例。在這個範疇裡，理性，對他們而言，是另一種修辭的途徑。客觀、理解、超然等這些非常難以獲致的成就，在他們斬釘截鐵、是非立判的文字風格中，似乎成為一種與生俱來、不容置疑的秉賦。它幾乎在暗示：任何人，只要他從事批評，只要他站上裁判的位置，只要他下決心要寫評論性的文字，他便立刻擁有不會犯錯的保險，立刻擁有真理的授權。被淺化甚或曲解的「批判理論」的盛行也助長了這種過度自我肯定的人文風氣。

我認為前者重視美學的呈現但忽視了知識傳遞的重要性。因此，一旦讀者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得更為實際與世故時，那些童駭、感性的純真訴求，便顯得十分單薄。

我認為後者重視意見傳達的意欲而忽視了思考本身的樂趣。因此，一旦讀者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接觸到更多專業的資訊與嚴謹的思考方式時，那些缺乏反思、缺乏耐性的斷言，便顯得粗糙。

而帶著人的氣味與限制兼及陳述事實的努力的創作風格，便逐漸被一些對思考與原創性均有較高要求的作者發展出來。通常這樣的文

章有下列明顯的特徵：

一、擁有明晰的個人觀點，足以讓別人覺察到他專業的知識或專業的思考方式或專業的感受或呈現方式。因此個人色彩強烈。

二、不隱諱個人主觀的立場與可能的偏執。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在議題中自我涉入的情況，反而容易坦然面對此一必然，毋需藉文字把自己裝扮成睿智的聖徒，因此具有反思、自嘲或自我批判的語調。至少，不汲汲以「客觀」的語法來裝飾自己犯錯的可能。

三、由於不堅持自身思考經驗的獨斷性，他們比較容易從事兩種以上觀點的考量，而留給讀者——甚至自己更大的思考與表現空間。

四、兼具理性與感性之美。我並不認為這兩種特質是相互衝突或相互消長的。一九七五年在《畫冊》序言中，我曾提到創作中兩者皆充分發展的更好的可能性。現在，在這種新的風格中，作者毋庸為了表達客觀、理性而刻意壓制細密的感觸，亦毋庸

為了強調感覺經驗而省略知性的訊息。

在年輕一代的創作者當中，很快讓我想把他們歸於這類型風格的，在光譜的左邊（著重感性經驗與呈現觀點的）有：夏宇、簡嫚；靠中間的（把知感經驗玩於股掌之間的）有莊裕安；再來，把冰冷的知識（如生物學、生態史）個性化的是劉克襄；再來，著重觀念在個人生活中之應證的，是本書的作者。

他們在作品中肆無忌憚地發散感性的素質，但仍能傳達甚至比一般批評者板面說教時更豐富的，社會或人性真實。

然而，《不夜城市手記》畢竟比其他幾個人更走出文學一些，而更直接、率然地表現了時代意識。這是他性格使然、訓練使然，也是有意這麼作的。在字裡行間裡，作者對於光怪陸離的「台北時代」代表城市所作的觀察——周密、準確、反應迅速，是會令大部分讀者印象深刻的。有些現象，時尚，甚至還充滿著新聞報導題材的生鮮或熱度，便已被作者掌握並反覆思索——他真的十分努力地要向我們呈現一幅以「變」、「多變」為基調的現代人的心靈風景。

「游走城市的中心和邊緣，一個人文觀察者，直探城市的人間性格……」我的友人生活著、閒逛著、盤算著、生氣或虛榮地誘惑與被誘惑著，他不同於一般安靜的旁觀者；我的友人誠懇地寫作與反省，所以和人潮裡的許多人也截然不同。

但是介入與觀察之間必然的吊詭，真的這麼容易化解嗎？我自己感到十分惶惑。

我根本還沒有能力為讀者回答第二個問題啊！

我甚至更憂傷地覺得，萬一我們的意見與創作，只是對無謂生活的交代，或不盡傾心的抗拒姿態，那它不過是另一種自我救贖的方式罷？我們思索的努力，和這麼虛無主義式的結論如此接近，不禁使我為自己和友人擔憂起來。

不禁使我寫序或寫作的興致為之靡頓。

一九九〇、四、廿

夢城

廖咸浩

台北是我生命中第一個具有城市意義的城市。小時候，台北只是群山後面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我與她唯一的聯繫，就是收音機上的一個頻道。所有關於城市的訊息都來自她。播音員柔美的聲音透過各種節目所營造的夢幻世界，把台北逐漸晶化成一顆遠空中最亮的星球：遙遠，但卻必須是一生追求的所在。

然而，一個鄉下小孩畢竟是不懂城市的。中學之後，來到真實的城市中，我與她的關係反而變得益發的不真實。過多的憧憬與輕易的幻滅，不斷的交替，形成了我對台北糾纏不清的愛憎。一直到研究所畢業的十多年間，每到週末我總會迫不及待的回到市郊的老家，週日晚上，又迫不及待的回到城裡。台北還是那顆遙遠的星球，但是卻新增了黑洞的性質；她讓人覺得，在你還沒有看清她之前，就可能被她

強大的引力吞噬。

出國前，我以為這段愛憎終於可以結束了。那時候，年少的莫名渴望都集中到了更遙遠的未知領域，很肯定的以為人世的廣大足可沖淡任何過度的羈絆。

在國外的時候，學校所在的小鎮位在舊金山灣旁，氣候舒爽，自然與人文景觀尤其悅人心目，台北逐漸有如逸出了軌道的星球，對我這樣一個漫不經心的觀星者而言，果真好像從來也不曾出現過，直到有一天。那是一個難得的燠熱的夏日午後，我沿著公路漫無目的的走著，突然有車擦身而過，空氣中意外留下了一股衝鼻的廢氣味。剎那間，台北的夏天在我腦中全面的甦醒。心中登時也一陣抽緊起來。一股莫名的渴望隨之蔓延了全身。連我自己都訝異對台北仍然如此強烈的眷戀著。

這時候的我已經走過了人世許多著名的城市，但是，此刻站在太平洋岸邊西望，我知道台北並沒有因為我的遠走而離開過我。回想著每一個經過的城市，我慢慢意識到，在這些城市裡，我總是看到台北

的影子，有些像是昔日台北給我的允諾，有些則使我想起台北種種的不快。再細微的感覺，只要尋思下去，總會隱約歸結到台北。

一九八五年回到台北時，這個城市與我離開的時候，已經有了莫大的改變。我覺得陌生，也有少許失望。但是，陌生的感覺同時又似乎是另一個尋找的開始。一時間，我好像又回到了年少時與台北的愛憎循環之中，甚至好像從來也沒離開過。有時候，走在東區的人群中，忽然會怔忡起來，忖思著自己繞了大半個地球，所依戀於台北的，難道就是當初一心要擺脫的嗎？

然而，我終究也漸漸明白過來，心中一直惦念的那個城市，其實是個「不真實的城市」，不過，她的不真實也正是她造夢能力的泉源——就像每一個不真實的，人類所建造的城市一樣。

不過，台北又不同於所有的城市。因為，對我而言，她是夢最初的製造者，夢的起點。在所有的不真實底下，她的不真實留下了胎記般的烙印。這大概就是我最後又回到台北的原因。

一九八六年夏天，經由Dick R認識了詩萍。同樣是被台北迷惑的

鄉下孩子，他對台北也有類似的愛憎；同樣是前中年的心境，他對台北的愛憎也有著類似的狂飆般的眷戀……

當時間的羽翼拍動如雷聲的九十年代來到的時候，朋友們也漸漸體認到，最終的轉變是必須獨自面對的。因此，詩萍這本《不夜城市手記》從很多意義上來說，都算是結束一個時代的告別之作。作為曾與他共度這段時光的朋友，我在書中可以看到許多似曾相識的感受，當然，也有一些是我們一貫無法雷同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這本書讓我想起生命中有幾個年分，朋友們曾經並肩走在台北都心，直到必須悵別的深夜。

我的序

蔡詩萍

這本《不夜城市手記》是我的第二本書，但卻是第一本文學氣質較重的書。我不知道讀者們將如何給它定位，我自己在開始寫書中的第一篇文章時，腦中確實考量到是替副刊撰寫專欄，因而很希望自己的筆觸稍帶感情，能明顯區別於以往我從事政治、社會評論寫作的文字風格。可是細心的讀者仍可發現，全書各篇文字或多或少還是保留了我出身社會科學訓練，迷戀鉅型社會理論的痕迹；差別所在，只在於有些文章融合理論與觀察的技巧成熟得多，有些則純粹是自己訓練文字描寫功夫的經驗敘述。

書名《不夜城市手記》，主要是取城市跳動不已，看似依循規律運作，實則充滿新生異質活力的意象而命名的。

對於城市，我有著強烈的愛戀感情。早在大學聯考前我就下定決

心，非台北的大學不唸，當時雖然不乏年少氣盛的虛榮心作祟，然而台北文化資訊的活絡，卻是高中時期我不時前來台北買書、看書、聽演講的經驗裡，暗暗拉攏自己迷戀台北的潛意識。來到台北後，從大學到研究所，從羞澀的大男孩到人近「前中年期」的成人階段，台北反而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時空座標點。我像許多負笈台北的外地人，在台北落地、生根，而後說：我是台北人；稍稍不同的，也許是知識探究的興趣，驅使我想用自己從書本上得知的理論去掌握台北脈動的韻律，去捕捉這個城市裡我經歷過的人們臉上最深動的表情。常常在這樣的小小企圖中，我感受了歷來西方社會科學家們試圖理解城市的動機。人類社會遺漏了城市的位置，當然可以減少附帶的痛苦和醜陋，可也必定少去了最大一部分的文明圖象。理解人類，不自城市起，如何可能？

觀察城市的運作，在我而言，並非僅僅只因為我自己生活在城市裡；我心儀的西方兩位古典社會科學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麥斯·韋伯（Max Weber），其實都是對近代城市文明體會最深的學